

外国文学作品简写本

爱 玛

简·奥斯汀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1 北 京

外国文学作品简写本

爱 玛

【英】	简·奥 斯 汀	原著
	韦斯特 哈特	简写
	钟 美 荪	译
	杨志才 叶凌	校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1·北京

JANE AUSTEN

Emma

Simplified by Michael West and E.P.Hart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77

爱 玛

(简写本)

钟美荪 译

杨志才 叶凌 校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

外文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787×1092 1/32 4印张 79千字

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96,000册

书号: 10215·33 定价: 0.30元

前 言

简·奥斯汀 (Jane Austen, 1775—1817) 是十九世纪初最早发表现实主义小说的女作家,在英国小说发展史上,起过承上启下的作用。她生长在一个乡村牧师家庭,终身未婚,生活圈子狭小,社会活动有限。在操持家务之余,从事写作。自发表了第一部小说《理智与感伤》(1811)后,陆续出版了《傲慢与偏见》(1813)、《曼斯菲尔德庄园》(1814)、《爱玛》(1815),以及在她去世后出版的《诺桑觉寺》和《劝导》(1818)。其中《傲慢与偏见》和《爱玛》是她的代表作。

小说《爱玛》的女主人公爱玛是海伯里村绅士伍德豪斯先生的女儿,她受过良好教育,容貌秀丽,富有财产。爱玛结识了寄宿学校的一个和顺可爱的孤女哈丽特,想给她安排一门有利的亲事。在爱玛的纵恿下,哈丽特拒绝了农民罗伯特·马丁的求婚,把感情转移到别人身上。在英国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婚姻往往是与财产、门第等相联系的;哈丽特出身低微,不免失意,后钟情于地主奈特利。奈特利和爱玛是姻亲,久已有意于爱玛,他常常不客气地提出爱玛的缺点,对她干预别人的恋爱与婚姻很不满意。爱玛发现哈丽特崇拜、爱慕的对象是奈特利,大为震惊,原来她自己心里一直爱着奈特利。她和奈特利互诉衷情,终于结了婚,而哈丽特也欣然同意嫁给罗伯特·马丁。故事中穿插了另外两对青年男女的婚事,全书充满喜剧性的误会,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作者认为:在婚姻问题上,只

有门当户对，情趣相投，才能各得其所。

《傲慢与偏见》一书在我国流传甚广，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爱玛》的影响则较差。这两部作品各具特色，有同等的文学价值。在这两部小说中，作者围绕着青年男女的爱情与婚姻问题，描写十九世纪初英国乡间的阶级关系、社会心理、风俗人情、生活场景；故事情节跌宕曲折，布局颇多悬念，人物栩栩如生，语言机智幽默；在塑造少女形象方面，凝炼了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真挚、细腻、聪慧、敏感，饶有风趣。在艺术上至今仍有同样的魅力。

这个简写本语言平易，可供中学生和一般读者阅读。

目 录

一、	“可怜的泰勒小姐！”	1
二、	乔治·奈特利先生	2
三、	哈丽特	4
四、	阿比·米尔农庄	5
五、	马丁先生	6
六、	画像	7
七、	求婚	9
八、	答复	11
九、	奈特利先生吃了一惊	12
十、	约翰·奈特利夫妇	15
十一、	埃尔顿先生献殷勤	17
十二、	约翰·奈特利心情不佳	20
十三、	在兰多尔斯	22
十四、	雪	23
十五、	爱玛和埃尔顿先生	25
十六、	爱玛接受教训	27
十七、	哈丽特哭了	28
十八、	贝茨太太和贝茨小姐	29
十九、	一个令人激动的新闻	32
二十、	哈丽特与老朋友会面	34
二十一、	埃尔顿先生的幸福	36

二十二、访问阿比米尔·农庄	37
二十三、弗兰克·邱吉尔	40
二十四、早晨的散步	42
二十五、弗兰克理发	44
二十六、钢琴之谜	47
二十七、韦斯顿太太想作媒	50
二十八、听音乐和跳舞	53
二十九、哈丽特买东西	55
三十、弗兰克帮忙	58
三十一、在兰多尔斯的一个夜晚	62
三十二、弗兰克被召回家	64
三十三、近于爱情的场面	66
三十四、爱玛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恋爱	69
三十五、祝贺新婚的访问	71
三十六、埃尔顿太太	73
三十七、埃尔顿太太和简·费尔法克斯	77
三十八、简·费尔法克斯之谜	79
三十九、哈特菲尔德的一次宴会	81
四十、韦斯顿先生带来了好消息	84
四十一、爱玛阿姨和乔治伯伯	87
四十二、克朗旅店的舞会	89
四十三、不是兄妹	91
四十四、同吉普赛人遭遇	94
四十五、哈丽特决定永远不结婚	97
四十六、埃尔顿夫人和奈特利先生	99
四十七、当维尔·阿比	101
四十八、秘密公开了	103

四十九、爱玛和哈丽特	105
五十、爱玛和乔治·奈特利	108
五十一、“可怜的伍德豪斯先生”	112
五十二、哈丽特的心	114
五十三、三对新人的婚礼	117

“可怜的泰勒小姐！”

爱玛·伍德豪斯又漂亮，又聪明，又富有。她无忧无虑地长到了二十岁。她的父亲是一位有钱的乡村绅士，非常溺爱她，把她宠坏了。她的母亲很早就死了，由一位出色的家庭女教师泰勒小姐在家里教她念书。她长大以后，泰勒小姐仍然住在她家，与其说是爱玛的家庭教师，还不如说是她的朋友。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泰勒小姐同韦斯顿先生结了婚。他是一位绅士，也住在海伯里村。这是一个很大的村子，几乎是一个小镇。

泰勒小姐，现在该叫韦斯顿太太了，并没有搬得很远，爱玛也能经常看到她。可是她还是因为失去了朋友而感到难过。她的父亲也很不情愿和泰勒小姐分开，他是一个不喜欢改变现状的人。

泰勒小姐结婚后，那天晚上，爱玛和她的父亲坐在一块儿吃晚饭。

“可怜的泰勒小姐，”伍德豪斯先生说，“我真希望她还在这里。韦斯顿先生竟然爱上了她，多可惜！”

爱玛笑了笑，她尽量使自己兴致勃勃地同父亲交谈，不让他老是想那些令人懊恼的事。可是，吃过晚饭，他们在壁炉旁坐下以后，伍德豪斯先生又说了起来：“可怜的泰勒小姐，她自己做了一件傻事。如果她能在哈特菲尔德同我们一起度过

余生，她的日子会过得比这幸福得多。”

“我不这么看，爸爸，”爱玛说，“你也知道我不这么看。韦斯顿先生是个讨人喜欢的、极好的人，他应该有个好妻子。你总不会希望泰勒小姐在她可以有自己的家时，却和我们一块儿过日子，忍受我那些怪僻的举动吧。”

“她自己的家！”伍德豪斯先生说，“她自己的家对她有什么好处？这所房子要比她的大三倍。况且，亲爱的，你一点儿也不怪僻。”

爱玛回答说：“我们可以常去看望他们，他们也会常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会经常见面的。这几天我们一定要上门儿去贺喜。”

“亲爱的，”她父亲说，“路这么远，我怎么去呢？韦斯顿先生的住宅兰多尔斯太远了，我连一半路也走不了。”

“不，爸爸，谁也没说让你走路去呀。我们坐马车去。”

“马车！这么短的路程套马，詹姆斯准会不高兴的。而且在我们做客的时候，让这些可怜的马呆在哪儿呢？”

“让它们同韦斯顿的马呆在一块儿好了，”爱玛说，“爸爸，你知道，我们昨晚都已经同韦斯顿先生说好了。”

二

乔治·奈特利先生

正在这时候，来了一位客人。他是乔治·奈特利先生，家里的一位老朋友。他同这个家庭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他的弟弟约翰娶了爱玛的姐姐伊莎贝拉。奈特利先生住在相隔大约一英里的地方，常常来看望爱玛和她的父亲。

伍德豪斯先生向他问了一连串有关“可怜的伊莎贝拉”和她的孩子们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得到了答复之后，他说：“你太好了，奈特利先生，这么晚了，还来看望我们。路上不好走吧？”

“一点儿也不，先生，”奈特利先生说，“今晚的月色好极了，天气也很暖和。你的炉火这么旺，我可得离远一点儿。”

不过你一定觉得路上又湿又脏吧？你可别着凉呀！”

“脏，先生！你看我的鞋，上头一个泥点儿也没有。”

“噢，真没想到。这里下过几场雨。因为雨多，我还曾想让他们推迟婚期呢。可怜的泰勒小姐，那真是一件傻事儿。”

“要是你高兴，你尽可以说可怜的伍德豪斯先生和伍德豪斯小姐，”奈特利先生说，“不过我是不会说‘可怜的泰勒小姐’的。她已结了婚，而且嫁给了像韦斯顿先生那样的好人，她当然很幸运。讨一个人的欢心总比讨两个人的欢心要强点儿吧。”

“尤其是那两个人中，有一个是怪僻、烦人的家伙。”爱玛调皮地说，“我知道这就是你脑子里想的，奈特利先生。如果爸爸不在场，你就会这么说了。”

“我觉得这是千真万确的，亲爱的，”伍德豪斯先生说，“我想我有时就很怪僻、烦人。”

“最亲爱的爸爸，”爱玛说，“你别以为我说的是你。你想到哪儿去了？噢，不！我是说我自己呢。奈特利先生在开玩笑的时候，爱找我的岔儿，那只不过是开个玩笑。我们之间一向是有什么说什么的。”

“爱玛知道我很少夸她，”奈特利先生说，“不过我刚才没有说任何人的坏话的意思。过去，泰勒小姐要讨两个人的好，现在呢，她只要使一个人高兴就够了。”

三

哈 丽 特

伍德豪斯先生喜欢他的朋友们到家里来看望他。现在尤其如此了，因为“可怜的泰勒小姐”不再住在这个宅子里了。她同她的丈夫，还有奈特利先生是常客。另一位客人是埃尔顿先生，他是一位青年绅士，一个人住着，还没有结婚，总是乐意来看望伍德豪斯先生和他那位可爱的女儿。另外，来做客的还有贝茨太太、贝茨小姐和戈达德太太。

戈达德太太办了一所青年女子学校。有一天，她来到哈特菲尔德，对爱玛说：“伍德豪斯小姐，我带一个学生，哈丽特·史密斯小姐，到这儿来，行吗？”

“我父亲和我都会非常高兴看到史密斯小姐，”爱玛说，“我认得她，她长得真漂亮，我早就对她感兴趣了。”

哈丽特·史密斯是一个“私生女”，她的父母没有结婚。几年前，有人把她寄托在戈达德太太的学校里。人们对她的身世只知道这么一点儿。她是一个长得非常秀丽的姑娘，身材不高，皮肤白皙，一双蓝蓝的眼睛，脸上总是带着十分和蔼可亲的表情。晚上的聚会还没散，爱玛就很喜爱她了，对她那美丽的相貌、温和的态度都很喜欢。她决心和哈丽特交朋友，她觉得哈丽特现在的朋友都配不上她。

哈丽特目前同一个姓马丁的一家人暂住在一起。这家人租了奈特利先生的一个大农庄。爱玛知道，奈特利先生对这家人颇有好感，但她认为他们不会有良好的风度，也不适于做她所期望的哈丽特这样一个姑娘的朋友。她决意把哈丽特同这些诚朴而单纯的朋友们分开，把她带进有身分的人的圈子里来。这

样就可以帮助哈丽特形成她的见解和风度了。

四

阿比·米尔农庄

爱玛做起事来又敏捷，又果断，她不失时机地和哈丽特交朋友。她对自己说：“我要爱上哈丽特，好好帮助她。”

她着手帮助哈丽特的第一步是想弄清她父母是谁。哈丽特无法告诉她，但她随意地谈了戈达德太太、学校的老师和姑娘们，对她的朋友们，也就是阿比·米尔农庄的马丁一家人的事情也谈了不少。

“我和他们在一起住了两个月，我是多么快活啊！他们有两个起居室！其中一个差不多有戈达德太太的房间那么大。他们有一个用人，八头母牛，花园里还有一所木板房，夏天他们就坐在花园里喝茶。”

哈丽特也提到马丁先生：“马丁先生很善良，还特别喜欢帮助人，”她说，“有一天他走了三英里路给我带回一些核桃来，因为我说过，我爱吃核桃。她的母亲和姐妹都很爱他。”

“这么说他还没有结婚罗？”爱玛问道。哈丽特说没有。马丁太太说过，他是个非常好的儿子，结了婚就会成为一个好丈夫，但他没有必要匆匆忙忙结婚。

“马丁太太，做得对，”爱玛想道，“你可是心中有数呀！”

她又接着问道：“马丁先生长得好看吗？”

“噢，不，不好看。一开始我还觉得他是个怪难看的人。不过现在我不这样想了。你从来没有见过他吗？他每个星期都到海伯里来，还常常遇见你呢。”

“很可能。也许我见过他五十回了，却不知道他的名字。你知道他今年多大了？”

“六月八日满二十四岁了，我的生日是二十三日，只差十五天。”

“才二十四岁！要结婚是太早了点。他母亲是完全对的，用不着着急。六年以后，如果他能找到个门当户对的好姑娘，多少有点钱，那就很理想了。”

“六年以后！亲爱的伍德豪斯小姐，那他就三十岁了。”

“是呀。”爱玛说。“一个男人得挣到足够的钱才能结婚。像他那个阶层的男人，大都要到三十岁才能攒够结婚所需要的钱。”

五

马 丁 先 生

有一天，爱玛和哈丽特一起在海伯里的街上散步，遇见了马丁先生。他用极为尊敬的眼光看了看爱玛，然后又非常满意地瞧她身边的女伴。爱玛觉得能遇到马丁先生，亲眼看看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物，倒不是一件坏事。当马丁先生和哈丽特交谈的时候，她往前走了几步。马丁先生走后，哈丽特走过来，对爱玛说：“唔，伍德豪斯小姐，他是你想的那个样子吗？”

爱玛说：“他的确长得不很漂亮。这一点并不重要，但他显然不是一位绅士。我不该把他估计过高，我也没有这样做，不过我真没有想到他会显得这样缺乏风度。”

“没错，”哈丽特闷闷不乐地说，“他不像个绅士。”

“我想，”爱玛说，“既然你已经跟我们认识了，又常和

一些先生们交往，像韦斯顿先生和埃尔顿先生，只要你拿马丁先生同他们两人当中任何一个比较一下，你就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差别了。”

“噢，当然，是有很大差别。不过韦斯顿先生差不多是个老年人了，他一定有四五十岁了吧？”

“那么对埃尔顿先生你怎么看呢？他和马丁先生年龄相仿，可是他们两人的风度有多大的差别呀！埃尔顿先生是那么温文尔雅，讨人喜欢。我觉得最近他好像更加彬彬有礼了。我不知道他是否特意向咱们俩当中的那一个献殷勤，但我感到他的态度比从前更加柔和了。如果他心里有什么想法，那么他一定是想讨你的喜欢。”

然后爱玛复述了一些她从埃尔顿先生口里引出来的赞美哈丽特的话。

哈丽特羞红了脸，她笑了笑说，她一直认为埃尔顿先生很讨人喜欢。

爱玛选定了埃尔顿先生，想用他来把那个年轻农夫的形象从哈丽特头脑中挤出去。

六

画 像

埃尔顿先生常到哈特菲尔德来。他很赞同爱玛对哈丽特·史密斯所作的安排，爱玛很高兴。

“你给了她所需要的一切，”他说，“她刚到你这儿来的时候，她不过长得美而已，现在你把她变得既文雅，又大方了。”

“你认为我对她有帮助，我很高兴，”爱玛说，“她只要有人引导一下就行了。她天生性情温柔，我尽的力很少。”

“你尽的力很大，很大。”埃尔顿先生热情地注视着爱玛说。

埃尔顿先生对爱玛的女友表现出这样大的兴趣，使爱玛十分满意。

又一天，当埃尔顿先生在哈特菲尔德的时候，爱玛忽然想出个主意。

“哈丽特，”她说，“你曾经坐下来让人画过像吗？”

哈丽特正要走出房间，听到这话，转过身来回答说：“噢，亲爱的，没有，从来没有。”

她走出去以后，爱玛说：“她的画像会多美啊。也许我自己可以试一试。”

“那就试一试吧，伍德豪斯小姐。”埃尔顿先生说，“这确实是件愉快的事情。我知道你画得非常出色。”

“好吧，”爱玛说，“如果你希望我画，那我就试试吧。”

哈丽特回到房间里，他们马上请她坐下，为她画像。她坐了下来。爱玛开始画画，埃尔顿先生站在她的身后，看着她画。

爱玛想：“毫无疑问，他站在我的身后，是为了既可以盯着哈丽特看，又不失礼。”

像画得很成功。爱玛对她头一天的工作很满意，想继续画下去。说好了第二天哈丽特还要坐着让爱玛画像；埃尔顿先生——照他所应该做的那样——问了一下，他是否可以来看看工作进展情况。

“当然可以！”爱玛说，“我们非常乐意把你当成我们中间的一个。”

画像脱稿后，伍德豪斯先生来看了。“非常漂亮，”他说，“就像你一向画的那样，亲爱的。只有一点我不大欣赏，她似乎是坐在室外，叫人担心她会着凉。”

“可是，亲爱的爸爸，假定画的是夏天呀。你看那树。”

“不过坐在室外总不保险，亲爱的。”

“随你怎么说，先生，”埃尔顿先生说，“我认为把史密斯小姐安排在室外妙极了。如果换一个别的背景，画面就会不那么相称。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画，我的眼睛简直离不开它。”

下一件事该是给这幅画儿配上镜框，埃尔顿先生立即提出，由他把这幅画儿带到伦敦去，按爱玛的心意挑选镜框。

“多么珍贵的画儿！”他轻轻叹了口气，把画接了过来。

“这个人一定堕入情网了，”爱玛想道，“他是个很不错的青年，跟哈丽特挺相配。”

七

求 婚

埃尔顿先生动身去伦敦那天，哈丽特和往常一样，吃过早饭就来到了哈特菲尔德。她神情激动，好像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

“噢，伍德豪斯小姐，”她说道，“你想得到吗？今天一大早，马丁先生到戈达德太太的学校，替他妹妹送来一个包儿。他走后，打开包儿一看，里头有一封给我的信。你猜信上写的是什麼？向我求婚！”

“我向你保证！”爱玛说，“这年轻人不会因为沒有求婚